



散文

梅红雪白又一年

○ 张国辉

半年前,我曾问妻子,你喜欢梅花吗?半月前,我又问妻子,梅花开了吗?几天前,我再问妻子,我们这里有梅花吗?问题虽然不一样,却都因梅花而问,又都源于我对于梅花的喜爱。

我对于梅花的喜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渊源,就是生发于一刹那的瞬间。这个瞬间距离现在已有二十年之久了。那时还时兴挂历,临近春节妻子单位发了一套梅花图案的挂历,我刚进家门,迎面墙壁上一枝凌霄绽放的红梅映入我的眼帘,我被那花朵的红艳所折服。那被白雪包裹着的红蕾和花朵,还有那被红艳所激发出暗生于心的阵阵芳香所悸动,让不会吟诗的我脱口而出:“梅映纸红香气浓。”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这脱口而出的处女诗句是我写得最好的作品,至今无法超越。

因为有爱,所以留恋。

爱上梅花以后,我就对与梅花有关的事物加了心注了意,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底有了一种恋梅情结,我还没看到过真正的梅花,却也对梅花有了一种寻寻觅觅的怀想。于是,无论是有关梅花的书、梅花的诗、梅花的画,即使是带梅的人名都能引起我的注意。还记得前些年大火的电视剧《甄嬛传》里甄嬛在雪夜梅园里与皇上偶遇的情景,那娇艳的红梅,那洁白的雪花,还有那真挚的情愫和心灵相通的意境,深深地吸引了我。从来都不追剧的我在手机上反复看了好几遍。

在吟诵梅花的诗句中,我最喜欢王安石的那首《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就是这么简短的

四句话,区区二十个字,却把梅花的姿态、气息、坚韧、刚毅的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梅花的情丽英姿清晰地、立体地、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读着这首诗,我不由得暗自想象,大文豪王安石是从内心爱极了梅花,否则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梅花描绘得如此传神。我不会写诗,但我却深深地爱上了这首诗。

因为爱梅,我又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雪。

鲜艳的红梅,纯洁的白雪,梅花因为雪的白而更红艳,雪因为梅的红而更洁白,白雪与红梅相互映衬,红得热烈,白得纯粹。我知道,我对雪花的挚爱,是因为雪的纯洁。冬日的清晨,推开门窗,雪花将世界装扮成一片洁白,没有一丝污点,白得耀眼,令人心醉。在洁白无瑕的世界里,有一种身心被洗涤净化的感觉,心灵好像被重新清理了一番,没有半点杂质,好像只要有了一点不美好的想法,就会沾染了这洁白,就会在雪地里留下暗影。每当这时,我总是忘却了寒冷,蹦跳着张开双臂迎接纷纷落下的花瓣,与雪花激情相拥,感觉雪的湿润和甜美,感受雪的轻柔 and 温情。而这时,雪也总是展现出独有的俏皮可爱,轻轻地抚摸我的额头,我的脸庞,亲吻我的眼睛,我的嘴唇,在不注意的时候,雪又悄无声息地钻入我的脖颈衣领,去亲吻我温热的肌肤。

我对雪花的挚爱,还因为雪的蓬勃。因为雪与春天相连,总会带给人满满的希望。雪的到来,预示着春天的临近,催人萌发的动力。看到了雪花,人们就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就像看到了除夕的万家灯火,就像

看到了冰雪消融、春暖花开,就像看到了春烟欲醉的拂堤杨柳,就像看到了一个阳光明媚、笑意盈盈的大好春天。英国大诗人雪莱的名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直抵人心。这雪花就像阳光,同样给黑暗中的人们带去了光明和希望,鼓舞人的斗志,指引前进的方向。当你在寒冷的冬天里读着这样的诗句,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你的心是不是激情澎湃,是不是就会情不自禁地深深地爱上那纷纷扬扬晶莹剔透的雪花?

因为爱上了梅花和白雪,我又喜欢上了文学。

我觉得雪中梅花的景色美极了,我知道只有极美的文学作品才能与这天地大美相匹配,才能展现出它们的美,才能表达出我的喜爱之情。于是,我就开始把文学书籍捧在手上,读小说,品散文,朗诵诗歌,特别是有关于光明和雪的文章,一定融了诚心加了认真,细细品读,静静欣赏。虽然我还不能吟诗作赋、出口成章,不能写出赞美梅花和雪的锦绣文章,但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对梅花和雪的美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解,在更高层次上与他们二者达到了情感的共振。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让我体会到了梅花的冷楚和孤寒;“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让我感受到了梅花的激情与豪迈;而郑板

桥的“寒家岁末无多事,插枝梅花便过年。”却是与当下的时节更加应景,读着这样的诗句自然有了对新春的盼望,自然有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半年前,我问妻子喜欢梅花吗?妻子回答,喜欢。她竟然说起了二十年前的那套挂历,就是喜欢寒冬中花的娇艳和香的悠远,所以才选了它,悬挂了它,也才引发了我对梅花的这份执念。一种心心相印的情愫蓦然从心底升腾,看向妻子的目光里多出了几分温情。

半月前,我问妻子梅花开了吗?她说她在南京看到过梅花,花色惹人,花香诱人,严寒中梅花傲雪迎风,让人敬佩的是精神,使人不能忘却的是脱胎于苦寒的风姿。看到梅花能给人向上向前、战胜困难的力量,生活中的困苦和不如意,犹如梅花上的附雪,随风而去。妻子还说,梅花担得起人们的执念值得一看,当然“踏雪寻梅”,现在离梅花的绽放尚早了一些。

几天前,我问妻子我们这里有梅花吗?起因是近期手机“抖音”里突然就多了许多梅花与雪的视频,纷纷扬扬的雪花,大地一片洁白,一树梅花红艳欲滴,在这红白相映的大美天地之间,让人不由自主地心境大好。于是,我心中的梅雪之恋再一次从心底升腾起来,热浪滚滚,波涛汹涌。

我知道,又是一年梅红雪白时,我真的是想去看梅花了。我一定要在纷纷扬扬的洁白雪花世界里,与那芳香四溢的红梅相遇,我要在这红白天地间翩翩起舞,我还要用我那稚嫩的文笔去描绘这美好的景色,让这美好永驻心间。

万物身披阳光

(外一首)

○ 孟令新

像移走一块心病,把昨日移走
把旧疾移走,移走身体内
腐朽的部分,一场春风
像在等待着新生,舍身取义也要
完成一种救赎,自我的救赎
万分紧要关头时,需要
自己拉自己一把,骨头硬如山石
山石在沉默中等一个人来
然后才缓缓站起身
入世间,你能带走什么
我不需要用一片阳光炫耀
此刻的富有,因为我所拥有的
正好,你们也拥有着

寒冬辞

北风墨守陈规,没有创意
吹走一片落叶,紧接着
又吹走另一片落叶
天空很蓝,蓝得没有内容
镜子里,有人走过来
还有人转身离开
总会有一些悲喜,在人间
细小发声,比如雪落满地时
花朵总在别处盛开,就像
居无定所的人年前回到了故乡

冬韵

○ 马如滨

寒风越过马颊河,卷起一堆落叶
古老的琴弦奏响夜的节拍
它是秋日的遗孤、冬日的过客
黄昏里,一簇簇枯芦凝望着岁月
沧桑隐现出时间的痕迹
一阵啼鸣划破长空,衔来落日余晖
为当下时令增添一抹诗意
田园里,荒芜蔓延
大片麦苗,缝补冬日的裂痕
并在梦中孕育着新生
以此感怀大地的深情与热忱
枣树裸露出干裂的身躯,枝条如笔
勾勒出坚韧与挺拔的轮廓
伫立在寒风中,昂头、坚守
果实渐渐苏醒
望见春风拂面,繁花如绣
用时光煮茶,品一品岁月如初
冬夜终究沉寂了,只有
星光闪烁,开始了多情地诉说

冬日漫步

○ 王鑫泽

突然发现,这个冬天好像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室内,宿舍、教室、餐厅、图书馆,几乎是这四点一线。上午考完试,不论考得好坏,心里一块石头算是暂时落了下來。睡到下午,心想着要出去走走,去感受一下今年的冬天。

一出门,外面阳光正好,不算很冷。我想,就算冷,也不该成为我拒绝冬日漫步的理由。中海公园在学校西边,我出了学校北门往西走。北中的门口,人很多,水泄不通,接孩子的、提着大包小包的、路边卖烤地瓜的……我在那里“见缝插针”,走了得有五分钟,才算走过了那一二百米的路。

我本想跟着导航走,穿过前方的路灯再右拐,到中海公园的西门进。可我在过红绿灯之前,就看见了右手边有座大石门,上年赫然写着“中海”两个字,我就直接右拐进去了。进入中海公园的大门,先走上一座小桥,那座小桥二三层高,再往前走,到台阶上下来,就算正式进入了公园。我见到一男子,看样子也就三十多岁,个子不高,留着至少得有四五天没刮的胡子,在台阶下的树旁唱歌,听着他好像唱得还不错,是一首比较经典的老歌,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小白杨》,歌声嘹亮,萦绕在耳畔,穿越了林间。从台阶下来,往右边走,有密密麻麻的一片树和绿化带。树是不同类型的,柳叶已经落净,常年青却依然绿着,绿得惹人。

从大路进入到岔开的小径,路的左边是光秃秃的一片树枝丫子,而右边是一片挂满了红色果子的海棠树。走上前看,那些海棠果已经干了,毕竟已经过了几个月的冷风了,但从远处看并看不出海棠果已经干了,反而给人十分漂亮而清新的感觉。我想,这会不会是来自大自然的、辞旧迎新的小灯笼呢?那段弯弯曲曲的小路两边,还有一些挂满迎春灯笼的树,何尝不像古人留下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呢?啊,古人诚不欺我。

走到这条小径的尽头,我又踏上了一座木桥,木桥很长,刚上来的时候感觉挺高,越往前走就越低了,走到这座木桥头上,就到了湖边。湖面上已经结了一层冰,我试图找一块石头去砸开冰面。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为何要这样做,可能是单纯地想知道冰的厚度吧。可在附近,我始终是没有找到一块像样的石头,没有满足我的心愿。

湖面反射着天上的霞光,与西边的天际交汇出一条蓝色的线。从这条线往上看,是灰色、粉色、桃红色、黄色和蓝色交融的舞台,往下看,是一片蓝色视野。我拍了一张照片,加上手机的调色功能,让我一个摄影外行人看着还是不错的。我给好友发过去这张照片,他问我怎么去海边了?并说,中海也是海。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背后的凉风催促着我加快脚步,我也决定回头,要“打道回府”了。身后的大屏幕上播放着2024年的回忆剪辑,我也随之放慢了脚步,望着深蓝的中海,不禁触景生情起来,随便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歌,也不管它是什么歌,让它来结束这一段冬日里的漫步,伴我开启全新的一年吧。

我的从警故事

○ 程建柱

我是2005年8月加入阳信交警这个大家庭的,那时我刚满28周岁。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步入到岁月沧桑的中年,回忆起那些从警的点滴故事,依然感慨万千。

大队领导在生活上、工作上都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领导的谆谆教诲和同事们的亲切关怀无不影响着我在人生选择。队长是我的引路人,我与他在交警大队二中队相处了7个月后,于2006年3月被调到大队办公室了,一干就是将近20年。

自从踏进办公室的门槛,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文秘工作是一个单位的核心和枢纽,从一篇领导讲话稿到一个数据报表,从一个文件下发到一个会议通知,事无巨细,都必须确保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差错。为了做好材料撰写工作,我常常加班加点埋头

报数据、写材料,我深深认识到大队内勤工作岗位虽小却责任重大,我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本职工作,大到大队工作的整体谋划,小到一支笔、一张纸,我都务实苦干、落实到位,真正让大队领导放心,努力做好大队领导的助手。在办公室,宣传工作必不可少,不管是内宣还是外宣我都积极参加。我的搭档赵慧清、陈德泽、张艳芳、赵建磊等人都身怀绝技,宣传报道、摄影拍照、后期制作样样精通,我是个门外汉,虚心向他们请教,边学边干,逐渐喜欢上了摄影、录像,身边有他们,感觉真好。

身为交警,都有一个“职业病”,不管身在何处,只要一看到有堵车的地方,心也跟着堵起来了,总会习惯性地去疏导。记得2011年7月的一天,阳信老城区一个路口红绿灯出现了故障,正是上班高峰,四个方向

的车辆互不相让,挤成了一团。我正开车送孩子上学,也被挤在了其中。忽然,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路口中间疏导交通,原来是赵建磊。我也迅速停好车,马上下车疏导。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没有穿警服,用了好长时间才把路口疏导畅通,从那以后我的车上都会放一套警服警帽,以备不时之需。

2023年4月4日天降中雨,早上7点半左右,我在上班途中经过河东三路和阳城三路交叉路口,该路段因送孩子上学的私家车较多造成路口大面积拥堵,看到这一现象,出于职业本能,我立即将私家车停靠在路边,从后备箱拿出反光雨衣穿在身上,迅速在路口指挥疏导交通。我一边疏导一边与县公安局指挥调度中心取得联系,让他们增派警力予以支援。大约10分钟后,特巡警大队执勤同志与我取得联系,并赶

到拥堵路口,共同疏导车辆,很快就让该路段恢复了交通秩序,现场很多学生家长深受感动拍了视频上传抖音号,引起网友们纷纷点赞。

交警是公安系统最大的警种之一,主要负责交通管理工作。从1987年建队当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如今的150余人,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竞相成型,生机盎然。如今,大队、中队的办公楼焕然一新,警车更新换代,科技强警日新月异,交管服务更加贴心,群众满意率持续攀升,这些都让我自豪不已,心中的自信如磐石更加坚定。

擎旗奋进新征程。在平凡的岗位上,在琐碎的细节里,我将责任与奉献扛在肩头,用手中的笔记录下身边的交警故事,当好公安交管工作的“最强辅助”。

群山之下(组诗)

○ 韦莎

春茶绣
针尖的思想让金花滚烫
这明媚的四月,往杯中一泡
就会浸出幽幽的光

绣娘的绷子已经撑开春天
雨水,顺着一朵香的根部回到
十万大山,回到抽芽的南方
而氤氲的,成为绿洲上的一盏
成为指间漾起的波浪
如无边落日,有温柔的光芒

借一根线,收藏三朵金花茶
借一滴水映出青山
和一个正在返青的北方

群山

群山,是河水流来的
它分不清方向,比如东与西
更不知道低谷深藏的任何秘密
天黑了,它聚拢在白云上翘发
黑云和黑夜将它洗得只剩下剪影
如海洋中微小的岛屿

天亮了,它在风中梳洗影子
在青草地揉进一点残阳的丝线
为裂开的星空走出密密的针脚

群山,是河流留下的
山连着山,成为一个群
就像家族,在山峦高耸的锋利里
你无不永恒而感叹,你
也无法在它们身上找到两块
相似的岩石,或两处胎记

它孤零零站着,它们热闹地站着
和月光一起,守着寂静
寂静是流动的,它们是跳动的

咸的雪

咸的,雪花睡在盐山上
没有声响,也不做梦
它们在温宿大峡谷里睡成一团火
烫人,灼伤了风的眼窝
谁也拦不住,遍地的雪
把自己变成了盐
我们登上高处,脚印里
生出白色的炊烟

化妆

保湿水、乳液,隔离霜
防晒霜,再喷西几下定妆喷雾
整个早上,她都在化妆镜前
她微笑,挤出一抹腮红
她抿嘴,晕染唇瓣上的嫩芽
她挺直了腰杆,听到骨头
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如柴门的枢纽
她眨眨眼睛,试图扮出年轻模样

推开房门,生活就迎面袭来
三两缕炊烟,铺在她的皱纹上
额头就横出一条清晰的公路
往下,是缓缓流淌的河水
她的斑斓也顺着流水声,隐退
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
围绕着她旋转,恰如每天醒来
她围绕着空空的房子,旋转

绿豆沙

我小,如一粒绿豆沙
清晨,在辽阔的北方
煮出一锅暖人脾胃的粥
我大,吐出的棒子林
一地的哗啦啦,一地的脆响
母亲在我体内圈养的羊群
白绒绒的,屋前屋后地缠绕

我大,最陡峭的藤蔓
一颗绿豆一样地
往白的根部走到绿,再走到黄
走到另一个春天的根
我大,驮起这如森林般重的水雾
支起层峦叠嶂的烟火缭绕

我冲出千军万马的“围剿”
在一顶高压锅的囚禁下
撕开一道口子,熨湿朦胧的油眼
我小了多少年,就大了多少年

纱窗

把纱窗咬破几个洞之后
月光就斜着身子钻了进来
影子也歪斜着身子
一点点,往屋子那挪
纱窗是深的,破了伤口
也是深的。从屋里往外瞧
夜色空空的,撕裂的痛也空空的
黑暗中,无数道细而长的伤痕
直愣愣地横叉,刮痕延伸到地板上

今夜,纱窗无眠,它用漏风的身
身体捕捉月光的罪证
捕捉圆,又捕捉缺,再捕捉
“嫌疑人”的脚印。风不是它的
光不是它的,每一道风景
都不是它的。世界多彩,它却
只装得下,一身锈迹斑斑的疮口

在塔里木盆地

东与西,黄沙遍布一千多公里
瀚海被天山推着向上
古城在铜箭头上,凭吊苦旱

南与北,沃土暗长
新农场高于遐想,一个连着一个
塔里木如闪电,一日千里

精灵

午后的硝烟,泯灭于一场大雪
陷阱失效,又被造物者的学问“猎杀”
梅花鹿,紧紧地抓住星球

子弹捕捉雨季,刀子裹挟沿河的风声
流水声、白鹳欢鸣,阳光脆响
最初的灵动,已经回到森林体内

岸边的菊

沟渠之间,太阳钻进骨髓
一脉香暗杀马路
在现代与古典之间完成“反哺”

群山回到流水里,冰雪牧羊
花瓣上挂着星斗,一颗低于野草
千万颗高于清晨的风,它们在
返乡的日子里更加湿润

三张全家福

跨越十年,“家人”这个词
被重新张贴、染色、过塑
欢喜融化在木质和镀银的相框之间
在枝叶茂盛的老树上,逐年长大
当年还是短发七岁的小女孩
连续跳跃,踩过高考的岔道口
当年额头上光洁的岁月,在镜子里
碎裂,漏出泛了一层黄的尘埃
当年,那腰肢上盘绕几圈的发丝
如落叶坠下,纷纷扬扬
白了冀南一地的雪
就这样整整齐齐地占了整面墙
三张全家福斜靠在光秃秃的屋檐下
相互陪伴,如三把梳子
在寂静中,在果实消失之前
为老人梳理着盘根错节的记忆